

<<地下室里的萨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地下室里的萨德>>

13位ISBN编号：9787546354897

10位ISBN编号：7546354897

出版时间：2011-7-10

出版时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法]让-吕克·海宁

页数：257

译者：李一枝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地下室里的萨德>>

前言

本书收集的文章大部分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这些文章都是谈论性的，不过是以一种与今天迥然不同的方式。它们谈论的首先是另一个时代，用的是另一种语言，它们是另一种新闻。也许能称之为欲望的新闻。

此话怎讲？

首先，这是一种没有中心也没有对象的新闻，它直来直去，人们会说所有的新闻大抵都是这样的。它应时而生，就是说，不是别的，而是一种不可预见的现实。它是浮动的，略带醉意的，稍感困惑的。它只是呈现事实，既不耽搁也不留连其中，傅立叶说过新闻的意义就好比雌性蝴蝶的爱情。这是一门关乎瞬间的艺术（尽管是门小艺术，但总归还是艺术），触景生情的艺术，真情实感的艺术，飘飘然的艺术。

更何况那种经常性的大转变，那些不留痕迹的旅行，新闻里的确充满激情。

不过新闻也有自身局限，这些局限使它很奇怪地无法成为一种魅惑的艺术，无法成为一种无根据、无动机的艺术。

文学恰好与之相反。

文学作品的作者可以大胆地为所欲为，而且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属于他自己的，并且由他自己来回应，风格和人物都属于他自己，正是这种单独性才产生了文学。

文学是单数名词，而新闻总是复数名词。

因此，新闻记者一般都拥有一定的读者，甚至许多的读者，这些读者是早已存在的。

因为他们买这样那样的报纸，他们顺着字行向下读，他们期待着这样那样的信息。

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压力，一种隐秘的审读，甚至连读者自己也不一定察觉。

新闻记者无法做到自由自在不受约束，他属于他的报纸，他的读者，这个复数形式的集体名词，他只能把自己置身于这个集体当中，这个集体或多或少地监视着他，否则他将会被排除到这个集体之外。

的确，这其中也有过小伎俩，小变通，暂时的奇迹。

但是一位新闻记者的风格必然是一家报纸的风格，一种让你失去写作自由的风格，因为在一家报社里，重要的不是记者，而是报纸。

我还是回到欲望的新闻话题上。

我这么命名，并非出于行业内在的激情，实际上这是一种强烈的自相矛盾的东西：一、它是一种运用欲望的手段去接近人和事物的方式；二、它是一种将想象融入现实的方式，或者说如果不加以想象就把握不了任何事实（而这一点正有悖于新闻的职业道德，亦有悖于事实的验证或者保证信息源的真实性）。

正因如此，尽管我在《解放报》做过七年记者，之后又断断续续地在几个地方当过记者，但从心底里而言，我从未把自己当做一名记者。

抑或说，在那个充满动荡问题的时代，我曾经是一名记者，这份职业能让我做些想做的事情，投身新闻业只是我的一段短暂的经历。

那是一种新闻小说吗？

我也不太清楚这种称法的意思，所以我更喜欢称之为欲望的新闻。

换言之，在这种新闻里，遣词造句的想象力要随着不同的身体而变。

实际上这种新闻更接近小说，但却与小说的形式完全不同。

简而言之，一种带面具的新闻，它给我的感受是这样的：现实激发了我的灵感，它就像是命令式，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交出作业。

而与此同时，我深知这种现实毫无任何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把它写在纸上，更重要的却是那些字里行间的东西，明白地说，是一种欲望的秩序。

对此我深谙于心。

因此当道德复辟时代到来，我便远离了新闻界，后来几乎很少涉足。

<<地下室里的萨德>>

自然而然地报纸越是看得多，越是不喜欢如今的记者们。

总之他们就像是17世纪军队里的“敢死队”，就是那些“法兰西神枪手”。

我想起了一本自己1981年编辑出版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书，书名叫《外面的世界》。

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所说的欲望的新闻。

杜拉斯说得很好：“您知道，我给报纸写过一些文章。

有时候我也为外面写点东西，当外界的事物闯入我的视野，当一些东西让我疯狂，那外面的世界，大街上的世界；或者有些时候我没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做，于是就有了这些文章。

”因此我想象中的欲望的新闻首先是一种肖像艺术。

它更加自由地展现一些私密的事情，有关性，有关死亡，有关生命的狂热，有关肉体的折磨。

一些今天人们谈论起来很容易的事情一只是太容易了点，太平静了点，人们甚至都不再有任何猜疑，只是带着点奚落。

而我讲到的这种新闻，实质上是一种带着猜疑的新闻，而不是揭露隐私的。

这种新闻总是假设你与此时此刻存在着一定联系，与主人公存在着联系，这种联系将你置身于自身之外。

这无疑是一种令人无比兴奋的新闻，写作重新占领台面，我可以支配它，甚至是规定自己，以最大的自由度来写作。

这是一种以破墙而入的方式进入你的生活的新闻，你的生活就在它的字里行间，这是一种全是私密文字的新闻。

现在我们明白了，这是另一种新闻。

一种充满逆反、矛盾、挑战的新闻，的确有点乌托邦的味道。

它属于一个时代，一个历史上短暂的时代，一种精神（以及身体）上的反抗，没有这种反抗，这种新闻绝不会存在。

是那个时代让我写下这些，那个时代承载着我。

那时，我不再是我，而我又是完完全全的我。

想要找到自我必须先反叛自我，如今这种精神在报纸中已经消失，我深信无疑。

因为那是一种知道如何恰当地冒险的新闻，它既不咒责也不号叫地发起挑战，大胆而自由。

而我相信当我们像这样自由的时候，公正就离得不远了。

性？

他人的性？

在那个时代，性这个怪物还没有被分类、被编队、被关进巴士底狱。

我想说那是一种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性。

如今很难，是的，很难。

无奈，时代变了。

让我们回到这些文章，它们将要特别地谈论到同性恋、虐恋、男同性恋。

这些故事大多发生在晚上，在地下，在偷窥中，或者在幻觉里。

特别要说一句关于男同性恋的话。

他们确实是最格格不入的一类人。

希望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想为任何人辩护，不论是性侵犯者、谋杀犯、皮条客网络，还是色情视频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的意图距此十万八千里。

简单地说，我坚持这一点，处在青春期的男孩或者女孩有权去爱一个他或她心仪的人，而不应为此遭到法律的制裁。

而这一点是多么无法让人接受。

男孩女孩们真应该像人们嘱咐的那样逃避自己的身体吗？

这正是我想谈论的。

难道这种想法大逆不道？

罪该放逐？

<<地下室里的萨德>>

无比邪恶？

那就罢了。

但是，那些动辄打官司（经常行为）、敲诈勒索（包括出自孩子之口的）、挑动公愤之类的卑鄙的造势行为可以歇了。

对的，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或女孩懂得如何去爱，不管你喜不喜欢。

这是我的诉求的唯一伦理依据。

这一伦理沿袭了几个世纪，为四海文明所接受，而我们的时代却例外。

我不会为站不住脚的观点辩护。

我说的是其他的事情。

我们笼统称之为爱情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些游戏、暧昧、花招、阴谋、闹剧，而这些我们九到十岁的时候就全明白了。

十岁的时候我就爱过，想尽可能地用上我所有的感觉和所有的欲望。

可我总是（很长一段时间）拒绝这种爱，拒绝我自己。

我只把爱化成了一个亲吻，那些被偷走的亲吻，头发上的亲吻，眼皮上的亲吻。

该怎样定义这种爱情？

我不知道。

因为当今的社会拒绝定义它拒绝看到的東西。

为什么要说起这些？

因为不想否认自己，不想否认自己十岁时深深地爱过。

更为的是指明70年代与今日社会断代的鸿沟，为了告诉大家我们生活在（充满无政府主义道德解放色彩）一个道德秩序全面复辟的时代（连男同性恋者都要求结婚）。

甚至50年代都更宽容一些，那时候别人不给你的东西你可以偷得到，而现在有人为了你的安全监视着你。

面对这个不可思议的断层，我只想在这这一点上我一丁点都没变。

虽然我从未对任何孩童产生爱恋之情，可谁知道呢？

以上的文字仅仅是出自于一个自由的灵魂。

我本想说得更直白些，不讲半句客套话。

而如今连客套话人们都不想听了，也许是想早点把那些曾遭受苦难挫折的人忘了。

是的，我们还要说说孩童的爱，让那些在神秘的基督教义里不可触碰的，纯洁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洁白无瑕（“immacule洁白无瑕”是“puer清洁”的伪词源，它的真正词源应该是拉丁语中的“puru”）的躯体见鬼去吧，让这片没有源头只有无尽的童年的土地见鬼去吧，让这片不再催生任何欲望的不毛之地，这块干涸荒凉的土地，这块已经把所有该诅咒的人，所有带毒的激情，所有违抗的可能，所有的罪孽清理干净的土地永远消失吧。

爱总是带着一种罪孽感，自由的爱啊。

“人们想要把一切置于阳光之下，可是人性需要阴影来躲避疯狂。

”法学家皮埃尔·勒让德尔如是说。

我维护的正是这片被阴影笼罩的，被人说“不”的土地。

我要对周遭的荒谬说“不”；要对那些罪恶的杀人的，把孩子（甚至还有成年人）逼上绝路的言论说“不”；向人之身体不可由人自由支配的规则说“不”；向用命令式发出的命令说“不”；向自由观点的噩梦说“不”；向恐惧说“不”。

不容易啊，今天说“不”很难，何况只说一个“不”。

<<地下室里的萨德>>

内容概要

本书是法国著名散文家海宁的代表作。从巴黎特殊人群的视角出发，通过叙述与访谈相结合的形式，对一个特殊群体进行了深刻的人类学探讨，带领读者走进了这群人的生活和内心。《左岸译丛系列:地下室里的萨德》可读性很强，以客观的视角、理性的思考、生动的语言，多方位地向读者揭示了一个从未被人真正了解的隐秘世界。

<<地下室里的萨德>>

作者简介

让-吕克·海宁(Jean-Luc Hennig), 1945年生于卢瓦尔-沙里特, 原籍德国德累斯顿。取得语法学教师资格之后, 在埃及吉萨的开罗大学和法国的中学任教。1974——1981年担任《解放报》记者期间, 成为文化版负责人, 随后担任美国音乐杂志《滚石》的主编, 并与众多的报纸和电台展开了合作(法国的欧洲一台, 日内瓦的瑞士法语区电台)。

海宁至今发表了三十多部作品, 主要是关于性和死亡的随笔, 有:《太平间》(1977)、《窥视者》(1981)、《强迫症》(1985)、《致如此善良、大腹便便而又如此忧郁的瑞士人的公开信》(1991)、《蔬菜水果文学情色词典》(1994)、《臀部简史》(1995)、《双性》(1996)、《为剽窃辩护》(1997)、《酒的情色》(1999)、《菊芋以及其他奇迹》(2000)、《套中女人》(2000)、《尘土之美》(2001)、《马夏尔》(2003, 罗纳-阿尔卑斯大区随笔奖)、《Z的怪诞名录》(2004)以及《地下室里的萨德》(2006)。他的作品已在十几个国家翻译出版。

<<地下室里的萨德>>

书籍目录

序言

罗科·思弗雷迪：匹萨店的大天使

饕餮，亲吻，侃大山，嘴唇三部曲

荷马兰的恋人

特异功能表演者

蓝鱼

摇滚客：血性的祭礼

撒旦

按摩女

邻家男孩

她的名字叫格丽丝莉迪

恩奈斯特先生的涂鸦

米兰：莫里吉街上的酷儿别墅

纽约：在南·戈尔丁的晚会上

如果孩子们愿意被拐走呢？

弗朗索瓦·雷切巴赫与死刑犯

巴士底歌剧院

我肚子里有只老鼠

结果我

重读托尼·杜威

男妓

修道士

地下室里的萨德

桑拿浴场

<<地下室里的萨德>>

章节摘录

版权页：罗科·思弗雷迪：匹萨店的大天使罗科·他什么都能给你，他真是个可爱的人。他的变化能力令我惊讶。

他的那些照片仿佛是很多不同的人。

对于我来说，他有着在镜头前展现不同情绪的天赋，这仍然是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本领。

他征服了银幕，他风度非凡。

—塔纳·卡尔雅“你的头发是从今年夏天开始变成金黄色的吗？”

”“我的，大海，是我的大海让头发的颜色变浅了。

因为我的头发非常非常的纤细，不是吗？”

”“你整个假期都是在海边度过的吗？”

”“是的。

在佩斯卡拉，在意大利……我的家人都在那边。

冬天我待在这儿，夏天我就回佩斯卡拉去。

我从十五岁开始就是游泳教练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法国？”

”“1984年6月。

”“你们家人多吗？”

”“我有五个兄弟……我妈妈，她在家做饭；我爸爸，那个词怎么说来着？”

就是给马路披上外衣，沥青？”

对，我爸爸就是给马路铺沥青的……”“你一个人来的巴黎吗？”

”“我有一个哥哥在巴黎，不过我很少去见他。

他自己有家匹萨店。

他对我说，来吧，上我这儿来干活儿吧！

是我不愿意去。

要是我为他干活儿，他肯定对我很好，这很正常，他会为我做我想吃的。

不过这样的话其他的领班就会有意见了。

我嘛我不愿意这样，我还是更喜欢一个人干活儿。

”“好吧，你做匹萨，但不在你哥哥的店里，另外你还想当摄影模特对吗？”

”“是的。

我在电影里当过群众演员。

我和约翰·柯林斯一起演过《曾经》。

我还在雅克·马丁的电视短片中出现过，像这样坐在一块冲浪板上，旁边坐着一个晒黑了的姑娘……

那是为了展现澳大利亚的风情……”“你干这些都是谁给你出的主意？”

”“匹萨店里遇到的一位女士。

当时我正在给她上菜，她对我说，您为什么做服务生？”

您这么帅应该去当模特。

接着她给了我她丈夫的电话号码，她丈夫经营着一家模特公司。

他让我准备一本影集，不过我还没弄完呢，因为我没什么钱……”“为了工作你会和别人上床吗？”

”“直到现在从没有过。

我从没出卖过色相。

如果有，那得看是和什么人。

如果对我有好处，也许吧。

因为我知道在这种情形下，必须这么干。

这个我知道……”“你是完全的异性恋？”

”“我并不完全只跟女人约会。

我也可以跟男人约会，但我并不是个同性恋者。

跟男人约会，怎么说呢，如果可以给我带来一些东西的话……”“你当过小白脸？”

<<地下室里的萨德>>

” “ 是的，有几次。

他们给我钱.....在罗马，我认识的一个人给我介绍了一些女人。

就在拉贝格拉舞厅.....那里有些女人会这样打量着你.....我第一次去只是出于好奇，不过后来，当我看到能挣一些钱，我就答应了.....就这样我认识了两个女的。

第一个大概五十来岁，我比较喜欢她，她给了我大约1500法郎，我们待了两三个小时.....不过之后我再没见到过她，因为我去佩斯卡拉了.....对于我来说，这是我的第一次。

我有点不知所措，她认为我不太喜欢，就放弃了..... ” “ 另一个呢？

” “ 另外一个老一点，也更壮一点，更邪恶一点，可能吧。

她对我说，我给你钱，你照我说的做。

就这样，她要求我在上她之前用手打她，用脚踹她，就像一个真正的虐待狂那样。

她也许需要暴力来得到快感，我也不知道.....可是我，我不会干这个。

她也许希望我揍得再狠点.....她最后给了我2000法郎。

” “ 之前你通常是跟女孩子们做爱？

” “ 是的，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只跟处女一块儿约会。

之后才有了一些跟已婚女人的经历。

” “ 你更喜欢处女？

”

<<地下室里的萨德>>

编辑推荐

《地下室里的萨德》是左岸译丛之一。

<<地下室里的萨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